

少年精品书库

特价版

文·学·欣·赏·篇

第七条 猎狗

沈石溪◎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目 次

象群迁移的时候.....	1
第七条猎狗.....	23
白雪公主.....	44
野牛传奇.....	59
双角犀鸟.....	69
戴银铃的长臂猿.....	89
在捕象的陷阱里.....	125
蠢熊吉帕.....	145

象群迁移的时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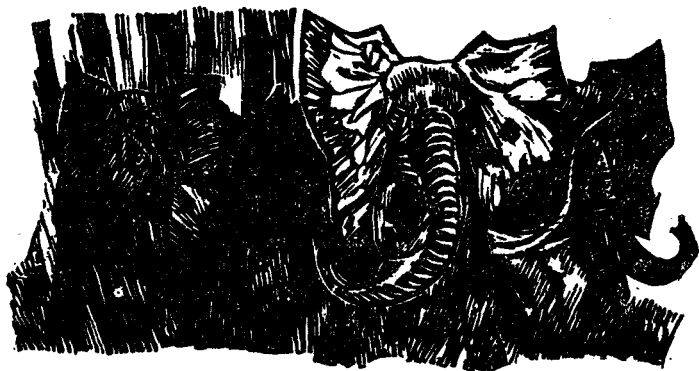
—

泼水节那天，密云岭一带原始森林中发生了一次地震。大地摇晃了几下，山没有坍，房没有倒，却惊动了祖祖辈辈在那里栖养生息的一群大象。大象开始向边境方向迁移。据猎人报告，象群离国境线只有一百多公里了。按照大象行走的速度推算，一个昼夜就会越出国境。自治州党委和省动物研究所得消息后，立即请求边防部队某部支援，无论如何要阻止大象出境，但不能伤害象群，还要设法把这些庞然大物引到一百多公里远的勐捧自然保护区去。

零点钟，董团长接到军分区指示后，立即命令曼岗三连强行军，赶到南梭江一带堵象。但是，曼岗离南梭江有八十多公里的羊肠小路，董团长怕三连赶不上象群，就又直接打电话，给离密云岭最近的鹭鹭谷查线

班,叫班长吴杰生马上带领全班三名战士,前往密云岭,制止象群移动,等待援兵到来。董团长自己则带着警卫排,沿着国境线搜索前进。三支队伍象个“个”字型,焦点集中到宝贝象群上。

单说鹭鹭谷查线班四位边防战士,经过半夜急行军,在朝霞给大地穿上彩衣的时候,进入了密云岭,来到野牛凹。身材不高、结实得象棵树墩的吴班长,查看了军用地图,根据象群走路不拐弯的特点,决定在这条必经之路上,等待象群。新战士鲁新海一放下枪,就悠然地吹起口琴。他是上海人,听说要和象群打交道,高兴极了,忍不住对身旁一个长得精瘦精瘦的战士说:“孙猴子,我小时候跟妈妈到马戏场看驯象表演,大象不但会敬礼、鞠躬、摇铃铛,长鼻子还会吹口琴。呆会儿,咱也逮只象训练训练。”



孙猴子本名叫孙有志，是通信连出名的淘气鬼，攀陡壁爬高树是他的拿手好戏，还能倒着身体从几丈高的电线杆倏地滑下来，因此大伙送给他这样一个雅号。此刻，孙有志看看鲁新海手中的口琴，拍拍鼓鼓囊囊的裤兜说：“我把昨天老咪涛^①给我过泼水节吃的两只大山桃也带来了。碰到猴子，我总得给兄弟们一份见面礼呀。嘻嘻。”

“你们可别尽想美事了。大象可厉害啦，它鼻子一扫，大树就被拦腰切断；它脚一跺，地上就出现一口深井。”卫生员岩温罕故意吓唬鲁新海和孙有志。他是个傣族战士，爷爷和阿爸都是威震山林的“盘巴利”^②，他从小就跟着阿爸到森林里去捡木耳，找砂仁。阿爸逮马鹿打狗熊时，他就帮阿爸扛铁夹子拿火药葫芦，算得上是个“森林通”。

吴班长是个老兵，对大象很熟悉；听了三个战士的一席话，他脸绷得象上了箭的弦一样紧，严肃地说：“大家要记住，象群是科学研究的珍宝，一头大象就值几万元。在西双版纳这个动物王国里，只剩下两群野象啦。”

①老咪涛，傣语老大娘。

② 盘巴利，傣语好猎手。

三个战士听了直咋舌头，都觉得肩上沉重得象压着一座山。

突然，野牛凹的尽头，传来大象的脚步声，象六月闷雷，又象大海狂涛。地面扬起了巨团尘埃，把天空弄得阴沉沉的。吴班长果断地挥挥手说：“快，每人折一根树枝，跟我来。”四个战士退到一里外一座刀削似的石崖前。石崖有几丈高，壁上横七竖八长着胳膊粗细的葛藤，人可以攀援而上。

象群越来越近了，已经看得清楚葵扇一样的耳朵，正啪嗒啪嗒地扇打着。一根根雪白的象牙，犹如一把把军刀。水桶般粗的鼻子左右横扫，凤尾竹和小树都被齐根打断。一些碗口粗的树被长鼻子缠住，轻轻一提，连根拔起。这群象少说也有五、六十头，有大象也有小象，还有一头稀世珍宝——白象。

隔着二、三百米的距离，四个战士就挥舞树枝大声吆喝，想吓退象群。但大象全象聋子一样仍然不紧不慢地往前走。吴班长用树枝拚命抽打一丛丛凤尾竹，发出“咚咚咚”的声响，象群也毫无反应。孙有志急了，拾起一块卵石，愣头愣脑地向走在最前面的那头大灰象扔去，不偏不倚正打在大灰象的鼻子上。大灰象突然停住脚步，朝天翘起长鼻，瞪起一双玻璃球似的眼睛，望着四个胆敢阻拦去路的人。

岩温罕急促地叫道：“班长，那是头独牙象，是头象。”

确实，头象的躯体格外高大，嘴里只露出一根象牙。吴班长听老猎人讲过，独牙象性情凶猛，勇不可当，是森林三霸（老虎、野牛、独牙象）之一。奇怪的是，独牙象左耳朵中间裂开，成了两片。

独牙象一站住，其它象也都收敛了脚步。静穆了一分钟，独牙象突然发出一声吼叫，震得树叶纷纷落地，象群也跟着一起怒吼起来，震得四个战士耳膜发疼。吴班长一看形势不好，立刻叫了声：“撤到崖上去！”

四个人一转身，抓住葛藤就往上攀。孙有志三下两下就登上了崖顶；岩温罕和吴班长也爬到半路。突然，崖底下“哎哟”一声，吴班长一看，不好了，鲁新海刚爬了一截，一脚没踩稳，滑了下去。独牙象扇着耳朵，握着长刀似的独牙，呼噜呼噜喷着粗气，恶狠狠地向鲁新海逼来。鲁新海急忙重新拉着葛藤往上爬，但连爬两次又都滑了下去。吴班长双脚往陡壁上一蹬，一松手跳了下来，二话不说，用肩膀猛顶起鲁新海的屁股，鲁新海踩着吴班长的肩膀和头顶，登上了石崖。这时，独牙象已逼到石崖前，从象鼻子里喷出来的那股热烘烘的气流直向吴班长身上扑来。他灵活地纵身一跃，

飞快地向崖顶攀登。象鼻带着一股风，“嗖”地抡打过来，把他的一只鞋子打掉在地。然后，独牙象示威似地用鼻尖卷起那只胶鞋，高高举在半空，兴奋地吼叫着，带着象群浩浩荡荡继续朝边境迁移。

目送着象群远去，四个战士开了个诸葛亮会，决定赶小路在距离国境线十公里的南梭江边拦住象群。

二

太阳偏西时，他们赶到了南梭江边；雄浑的江水在这里突然拐了个弯，形成一个葵扇岛。半岛圆圆的象一把葵扇，只有一条象扇柄一样狭窄的通道把岛和江岸连在一起。吴班长果断地说：“这儿离国境线不远了，这一次天塌下来也要把象群拦住。我们要想办法把象群先赶进葵扇岛，然后再想办法。”

话音刚落，草丛里忽啦啦飞出几只锦鸡，扑打着五颜六色的翅膀，拖曳着长长的尾巴，越过南梭江向对岸飞去。一群在草地上嬉戏的金丝猴也惊慌地逃上大树。一阵腥风迎面扑来，象群穿过山岩，顺着河岸过来了。吴班长捋捋袖子高叫道：“只准朝天开枪！同志们，冲啊！”四个战士高声呐喊着，向象群冲去。象群吃了惊，纷纷停下脚步。只有独牙象轻蔑地瞪着眼，仍然

气势汹汹地逼过来。吴班长端起冲锋枪朝天放了两个点射。

清脆的枪声震动了山谷。独牙象吓了一跳，停下脚步。吴班长趁机叫道：“集中火力，向独牙象上空开火！”两支冲锋枪两支自动步枪一起射击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，子弹尖利地呼啸着，打断许多树枝，落在独牙象身上。独牙象恐慌了，吴班长又拔出一颗手榴弹，向空地扔去。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吓得独牙象哼哼两声，掉转身去。四个战士高呼着：“追呀，追呀！”搯屁股开枪，想逼着象群进入葵扇岛。但狡猾的独牙象刚退了两步，突然斜冲出去，离开南梭江，向孔雀林跑去。吴班长非常着急，穿过孔雀林，就是国境线，那时任你是神仙，也休想挡住象群了。

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，岩温罕“嗖”地一声象道闪电一样跃到象群前，抓起两把沙土，朝独牙象眼睛扬去。独牙象闭着眼睛，暴跳如雷，朝岩温罕追来。岩温罕转身就往葵扇岛跑，独牙象领着象群追进了葵扇岛。岩温罕拼命跑着，只觉得身后阵雷似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他急中生智，把军衣一脱，往正前方用力一甩；军衣鼓着风，在半空中象只黄鹰一样滑翔而去。他则往右来了一个急拐弯。独牙象一直追去，很快就用鼻子卷住军衣，才知道上了当。它掉过头来又要追岩温罕，但

已迟了；岩温罕站在高高的江堤上，一个猛子跃入汹涌的南梭江。葵扇岛真是个理想的地方，江堤笔陡，离水面又高，大象笨拙的身体下不了水，只能在江边急促地徘徊着。

在象群进入葵扇岛时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。那头珍贵的白母象带着一头乳象被手榴弹的爆炸声吓懵了，离开象群向密林深处跑去。吴班长立即和鲁新海一起猛追。白母象心慌意乱，不断用鼻子拍打乳象的屁股，催促它快走。在过一道土坎时，乳象走得太急，绊了一跤，前腿扭伤了筋，站了几次站不起来，躺在地上呜呜哀叫。吴班长和鲁新海赶了过来，白母象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姿态，高高竖起鼻子，疯狂地吼叫着。两支枪同时朝白母象的耳朵边扫去。白母象一步一步后退着，最后用鼻子和乳象的鼻子恋恋不舍地缠绕了一阵，才悲愤地长吼一声，独自奔进森林。鲁新海还要去追，吴班长拦住他说：“算了吧，乳象在这里，母象不会跑远；象群在葵扇岛，孤象还要回来。来，我们抬着俘虏回去吧。”

鲁新海揪住乳象的鼻子，吴班长抓住两条象腿，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那头一百多斤重的乳象抬到葵扇岛前，用一根青藤拴在一棵大树上。

战士们在葵扇岛口烧起了一堆火，熊熊的火焰蹿

得比竹梢还高，给葵扇岛安上了一扇结实的火门。

山峰背后一抹晚霞由红变紫，最后成了乌黑一片。岩温罕浑身湿漉漉地从下游跑回来，听见乳象呜呜咽咽的呻吟声，跑过去一看，乳象三条腿站着，一条受伤的前腿跪在地上颤抖，泪汪汪的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他。他顾不上去烤干衣服，转身钻进树林，不一会采来一大把接骨风、金钱豹等草药，一口一口细细嚼碎，吐在一片象耳朵叶上；药汁顺着他的嘴角流出来，苦得他直皱眉头。草药敷在乳象那条受伤的腿上，乳象停止了哀号，抖抖缩缩地站起来，抡起那条可怜的小鼻子，无济于事地驱赶着成团成团的尖嘴山蚊。岩温罕折了根树枝，在乳象身边挥打着，把蚊子赶开。乳象感激地望着岩温罕，温柔地用鼻子抚弄岩温罕的脚。

但是，不多时岛上传来一阵骚动，吴班长借着火光，看到象群正在方圆不到两里的小岛上觅食。葵扇岛是个荒岛，长着疏疏朗朗几丛山茅草，连一棵嫩竹子和野芭蕉也找不到。吴班着急地说：“一头大象每天要吃五、六百斤的食物，我们如果不能尽快想办法把象群引上回头路，大象不是饿死，就是饿极了舍命冲出来。现在，曼岗三连和董团长这两支队伍离这里起码都还有五十多公里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孙有志遗憾地说：“可惜我不是真的孙大圣，不然

的话，调十万天兵天将来助战。唉，我看只有用老办法，天亮后把象群放出来，舍出命来硬撑！”

鲁新海觉得这个办法太笨，但自己又想不出聪明的妙计来，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嘿，如果大象能听懂我们的话那该多好啊。我们告诉它们，我们是领它们到勐捧自然保护区过好日子去的，它们一定会乖乖地跟我们走。”

孙有志撇撇嘴：“上海阿拉就是会异想天开。”

岩温罕却突然兴奋地叫起来：“有了，有了。我听阿爸说过，在勐巴纳西的槟榔寨里，有一位名叫巴松波依的老象奴^③，懂得大象的语言，能叫象耕地，叫象独自进森林运木料。”

吴班长高兴地说：“瞧我这笨脑袋，就没有想到求人民群众这些天兵天将来助战。”他沉思了一会儿，决定自己和岩温罕留在这里守卫火门，照顾乳象。孙有志和鲁新海立即去请巴松波依来。

三

翻过七座山，蹚过七条河，次日清晨，孙有志和鲁

③ 象奴，傣族地区解放前专门为土司养象的奴隶。

新海来到槟榔寨。一幢幢竹楼掩映在英武挺拔的槟榔林中，一串串紫红色的槟榔果，象玛瑙镶在翡翠中，挂在碧绿的叶子下，散发着馨香。他们找到饲养场，推开竹栅栏，看见一位老人，头上缠着一块花格头巾，胡子眉毛又长又白，脸色红润，精神矍铄(jué shuò)，活象传说中鹤发童颜的老寿星。老人坐在用椰子树做成的小筒凳上，面对一群懒洋洋卧着的水牛，手里拿着一块盐巴，每呼唤一个名字，便有一条水牛迅速走过来，伸出舌头舔舔盐巴，再回到牛群。

见生人进来，一头水牛“哞”地叫了一声。老人抬起头来，慈祥地笑着说：“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，看到你们我很高兴。是找我巴松的吗？你们脸上布满了焦虑和忧愁，莫不是母牛难产？还是调皮的公牛打架受了伤？”

孙有志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，老人摸着胡子沉思了一会说：“解放军和帕萨傣^④一家亲，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。你们保护象群，也是为帕萨傣造福呀。我们一起走吧。”说着，他把盐巴丢给牛群去抢吃，拄着拐棍回到竹楼，吩咐当民兵连长的儿子岩诺诺把民兵集合起来，带上一百斤盐巴、一架象脚鼓和

④ 帕萨傣，傣族自己称呼自己。

一张虎皮，赶到南梭江支援解放军，自己则和两位战士先上了路。

孙有志和鲁新海背着巴松波依，来到葵扇岛口。乳象脖子上系着条红绸巾，蹒跚地向他们奔来，用柔和的鼻子来亲孙有志的脸。孙有志爱怜地抚摸着乳象的脑壳，乳象“呜呜”地撒着欢叫，吴班长和岩温罕闻讯迎了过来。

“老爷爷，您辛苦了。”吴班长扶着巴松波依在树桩上坐下，把一截水藤递给老人。

巴松波依捋开雪白的长胡子，美美地饮了个饱，跷起大拇指指着孙有志和鲁新海连声叫道：“利，利，利的的（傣语：很好）！解放军象槟榔树一样正直，象水晶一样纯洁，象独牙象一样勇敢啊！”

这时，从岛上传来一阵象吼，震得小树犹如遭受台风那样猛烈晃动。吴班长焦急地说：“老爷爷，象群昨晚叫了一夜，肯定是饿急了。今天早上象群还企图从火堆冲出来。我们加了大量柴禾，烧红了石头和泥土，才阻住。”

巴松波依抚摸着雪白的胡子，说道：“不要急，孩子。森林里豺狼咬麂子，豹子咬豺狼，老虎又咬豹子，猎人又捉老虎。这叫一物降一物。在人的面前，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”

“老爷爷，您懂得大象的语言，您能把我们的好意告诉象群吗？”岩温罕一面拿根竹棍给乳象搔痒，一面问道。

“哈哈，”巴松波依爽朗地笑了，“三十年前我养过一头大象，摸熟了大象的脾气。流过去的水，唤不回来了。不过不要紧，常言道打蛇打七寸，驾车看辕马，只要先制服头象，其它就好办啦。”

吴班长说：“头象是独牙象。”

“独牙象性情粗暴，勇猛异常，最爱打架呀。”巴松波依脸色沉了下来，“独牙象连猛虎都不怕。”

“是爱打架，”孙有志插了一句，“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它一只耳朵也打裂了，成了两片。”

巴松波依听着这话，突然站起来，一把抓住孙有志的胳膊，激动地问：“当真？有一只耳朵裂成两片，是左耳朵？”

“老爷爷，那是千真万确的。”四个战士异口同声说。巴松波依突然象年轻了许多岁，丢掉拐棍，快步走到布满大象脚印的路上，猫着腰仔细寻找了一阵，在一只小脸盆那么大的象蹄印前，他忽然站住了，双腿颤颤微微地跪了下去，脸几乎贴在地上，嘴里喃喃呢呢地叨念着。吴班长轻轻地把老人搀了起来，说：“老爷爷，您怎么啦？”

巴松波依满脸泪水，叫道：“扁召屯，是扁召屯啊！孩子们，睁开你们明亮的眼睛仔细看看吧，这是独牙象的后蹄，边上缺掉一块，左耳朵裂成两片；这是我的扁召屯，我三十年前养过的扁召屯啊！”

大家仔细一看，果然，这个象蹄印就是与众不同，其它蹄印都是有规则的梅花型，独独这个象蹄的边缘缺少一块梅花瓣，犹如二十的月亮缺掉一角那样明显。

吴班长觉得热血一个劲地往脑袋上涌，心房怦怦跳动起来：“老爷爷，它能听您的话？”

“怎么不能，”巴松波依怒气冲冲地叫道，“它是我一手养大的，你们说，它怎么能不听我的话？”

四个战士挨了这顿训斥，都没有感到难堪，反而高兴地笑了。巴松波依被笑声感染了，也带着老年人特有的羞涩笑着说：“瞧我这头老水牛，还改不了火爆性子呀。孩子们，请原谅我，就象一个迷路者突然看到寨子，离别三十年的老庚^⑤又突然相遇，我太激动了。”

“老爷爷，您给我们讲讲大象扁召屯的故事吧。”鲁新海央求道。

四个战士围着老人坐在草地上，巴松波依用低沉

⑤ 老庚，傣族中称与自己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为老庚，意思是最亲密的朋友。

的声音说道：“解放前，我是滚很召^⑥。在老虎和水牛打架的那一年，有一次我跟着土司去打猎，在森林里碰到一头母象和一头乳象。土司开枪把母象打死了，乳象在母象尸体旁哭泣。狠心的土司又端起枪来向乳象射击，一枪打在乳象脚蹄上，乳象就跪倒在地。我们赶了过去，乳象正用鼻子舔着脚蹄上的伤口，呜呜哀叫。铁石心肠的狗土司抽出长刀，向乳象头上一刀砍去，乳象头一偏，这一刀正砍在左耳朵上，把左耳朵砍成两片。土司举起刀来还要砍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就跪在地上求情。我说：‘大慈大悲的召^⑦啊，请不要杀死这头乳象，让我抱回去把它养大，它能给你背柴禾，运房梁，拉稻谷。你留下一条弱小的生命，菩萨会赐福给你的。’一定是背柴禾、运房梁和拉稻谷打动了土司贪婪的心，他说：‘好吧，菩萨既然赐给我一名奴隶，你就抱回去好生养着。不过，你得每年给我三个半开的人头税。’就这样，我把乳象抱回破竹楼，用打不死（一种草药）给乳象包扎了伤口，每天省下半坨糯米饭熬成稀汤喂它，很快它的伤口就治愈了。白天，我带它去劳动，晚上它伴着我睡觉。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扁召屯，意

⑥ 滚很召，傣族土司的家奴。

⑦ 召，傣语，国王的意思。